

□许志杰

到济南读大学的头两年,我就把城里的三大名胜游览过了,系里还组织游学考察去曲阜看三孔,爬泰山观岱庙,旅行生活可谓丰富。1981年,大三刚开学我们宿舍便谋划近郊游,从灵岩寺到四门塔,再到城子崖,最后确定第一站黄河。那会儿没有周末双休,也没有现在这么多天的节日长假,唯国庆日子最佳。不仅两天国庆假期,且黄河历经夏季雨水补给,气势磅礴,正是观赏黄河之水天上来壮丽诗篇的美好时节。

对于我们这些被誉为“新三国”的文科大学生来说,来自书本的黄河知识是非常丰富的,为了应对高考,可谓掘地三尺找难题。如傅斯年先生所言:“上穷碧落下黄泉,动手动脚找东西”,题及所触与地理相关的昏昏晃晃,唯恐落下一道得分小题。文科生的五大考试门类,满分500分,地理为其中之一。我的体会是,与数学、语文相比,地理条理更加细致、清晰,易于把握,需要死记硬背的东西又比历史、政治少。我的地理考了96分,是最高的一个门类,数学不及格。印象深刻的是一高考就有一道选择题,亚洲最长的河流是哪一条,第一个选项黄河,其他还有非洲的尼罗河、南亚的恒河等。

我地理考分高,与兴趣爱好有关,当然更关键的是任课老师辛允中

大三那年到泺口看黄河



自习课还专门讲当年山东利津黄河枯水断流的事。那年高考虽然没有此类题型,但对我影响挺大,对黄河产生了浓烈的探知欲望。

到济南之后,与挂在心间的黄河结为同城之友,对其关注增加了亲近感与友善的祝福。此次出游黄河,做了一点功课,泺口的津浦铁路大桥当然是必看的第一景点。我们历史系的学生都知道这座铁桥的历史,著名铁道设计专家詹天佑曾经参与大桥的前期研讨,营造学社创始人朱启钤先生作为大桥建设督导人,关键时刻一直住在工地,与专家解决相关技术难题。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进入济南,气急败坏的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,企图阻止北伐军北上,在大桥八号桥墩放置炸药爆破,造成津浦铁路中断八个多月。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之后,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为了阻止日军突破黄河防线,下令将泺口黄河铁路大桥炸毁,大桥仅剩南端的两孔和北端的一孔。大桥被炸毁,但韩复榘的军队并未挡住日军南下,他自己也因抗战不利被蒋介石枪毙。此后的黄河铁桥一直带伤服役,直到1949年之后,经过数次维修才恢复正常运行。1958年黄河济南段发生百年不遇洪峰,严重威胁大桥运行安全,周恩来亲赴济南与守桥技术人员和工人研究护桥保桥措施,使之安全度汛。当年山东大学中国现代史授课老师吕伟俊

先生,这段讲得尤为动情,学生记忆深刻。

济南的秋天十分舒服,恰逢国庆节日,鲜花摆满主要街道的十字路口,人们流连忘返赏景悦心。上世纪80年代初的济南,城市交通还处在发展之中,从山大新校去黄河岸边的泺口并不方便,有两条公交线路可以选择,到洪楼老校坐一路公交车,或赶一路电车,都是到解放桥转车。现在听来路程似乎没有多艰难,当时的情景可不是如此简单,车少人多,半个小时一趟算挺快了。坐车的人堪比春运,有时可能要奋战勇挤两三辆才能钻进车里。我们同宿舍的八个同学,来自河南开封的吕洪,说从小生活在黄河边,就不去了;另一位北京的周洪,说自己的名字带了洪水的洪,黄河不去为好。福建的林钟明,第一年已经和老乡去了黄河。老大朱成洪初中毕业就去了黄河入海口,闭着眼都是黄河的事。于是,我和马春庆、刘锡寿、宁学旗,加上刘锡寿的弟弟刘锡喜(81级新生,山大数学系应用数学专业),组成五人观黄河小分队,带上备好的午饭,一早从新校出发,耗时一个半小时,抵达泺口黄河岸边。

黄河自清咸丰五年(1855年)铜瓦厢决口改道夺大清河北流入海,泺口一直就是黄河下游重要的水陆码头和疏解分流集散地。尤其胶济铁路与津浦铁路建成通车之后,连接泺口与两条铁路大动脉的支线铁路建成,将泺口与南北东西重要港口串为一线。泺口与海河畔的天津、长江北岸的浦口、黄海之滨胶州湾的大港,成为当时商品周转的重要口岸。

奔涌的黄河水滔滔向前,站在绵软的黄河滩,极目远眺,历史的苍茫与现实

的清晰,令人思绪百转。我们看到了已有八十多年、历经灾难而屹立不倒的黄河铁路大桥雄姿,震撼心扉。1981年6月通车的泺口黄河铁路新桥,建于津浦铁路的复线之上,全长达5.7公里,大大缓解了老桥的通行压力,更大程度释放了津浦铁路的通行量级。不远处,始建于1978年12月的济南第一座黄河公路大桥,初见规模。此桥于翌年7月正式通车,主桥是预应力混凝土连续斜拉桥,主孔跨径220米,是当时亚洲最大的斜拉桥。至今记得设计者其中之一是位名叫万姗姗的女性设计师,她的名字在山大校园传得很广,很多同学专门到黄河看她设计的这座新建公路大桥。两座新大桥的建成通车,很大程度疏解了铁路、公路运输的紧张状况,特别是公路大桥两侧留出了供非机动车通行的路径,黄河两岸民众出行有了第一条不受水患影响的便捷通道。之前民众出行的主要方式是轮渡,一艘往返的客货混装船,船费一毛钱。

我们乘轮渡过河,站在开阔的河滩,用哥哥的海鸥120相机,请人拍下一张宝贵的合影。照片是自己动手摆在被窝里冲洗出来的,画面偏小,不是很清晰,却十分珍贵。

太阳西去,长河落日美。将与黄河告别之时,一艘逆水而行的帆船出现在我们的视野,宛若一只蝴蝶翩舞而来,那是黄河曾经的繁盛与日常,也是我们期待的未来黄河崭新的模样。

骑行黄河滩区

□邢新锋

处暑了,出暑了,捡一个凉爽天,与骑友起弟、杰弟一起骑行东明黄河滩区。

骑行一个多小时后,我们从谢寨村上了黄河大堤。眼前的大片玉米地郁郁葱葱,饱满粗壮的玉米穗预示着今年又是个丰收年;一座座整齐的砖瓦房,间或二层三层小楼点缀其中;房前屋后田间地头,高大的树木在风中摇曳……这是记忆中的谢寨村吗?上初中时,曾作为挖河工来过这里:白花花的盐碱地,光秃秃的村子,破败的房屋……弹指一挥间,已是沧海桑田。

从谢寨引黄闸旁的公路下来,到黄河岸边。蓝蓝的天上白云飘,白云下面绿油油的庄稼,紧挨着庄稼地就是静静流淌的黄河,现在的黄河水量少了,水落滩出,传来的潺潺流水声吸引着我们走下堤岸,走到7月初调水调沙时黄河波涛滚滚、茫茫苍苍的地方。眼下河面还算平整,河水温柔平静,水草间还有一条悠然游动的小鱼。溪流偎依着的沙洲上,黄中带黑的泥沙呈现出鱼鳞状的波纹,越过沙洲,泥沙质感的浑黄河水,缓缓东流。

从谢寨引黄闸南行约一公里,左手边出现了一些民房。起弟说,这是老君堂村,人都搬走了,村子保留了下来,可能准备开发旅游民宿,可以见到一米多高甚至两米高的房台、蓝瓦红砖玻璃窗、各式各样的门楼和瓷砖样式。我们行走的路西就是黄河,路东距离黄河最近的一户人家走到黄河边不超过十米。

南行约两公里,路两旁满是两米多高蓊郁的玉米,地头间或种着红薯或花生。西南方向出现了一排排整齐齐、红瓦白墙的二层起脊楼房,南北绵延有1公里,那就是老君堂新村,光村台就有四米高,村民们不用再对黄河水提心吊胆了。

继续南行,除了大片的玉米,路两旁的芝麻地多了起来,油光翠绿的叶子,节节高的芝麻高达两米,顶端还开着淡粉色的喇叭状花朵。转过一个弯,右手边出现了一大片秋葵园,我们下车站在地头,看秋葵翠绿的叶子中间满是白中带黄的花朵,花心处被染成紫红色。杰弟说,这一朵花就会长成一个秋葵,秋葵长大了要及时摘,要不就老了,纤维化了。今年这天气,摘秋葵估计也不少出汗、不少吃苦。

再往前骑行几百米,眼前的景象又变了,右手边出现了十几个塑料大棚,放慢车速,仔细往大棚里瞅,一棵探出半个身子、缀满了涨红脸蛋枣子的冬枣树终止了我们对大棚里种了什么的猜测,“七月十五枣红圈”,大棚里人影晃动,大概主人已经在摘冬枣了。

起弟的车有些漏气,我们到王高寨新村问路,一位大婶热情地说:“从这往南走,再转到东西路上,快到最东头有个挂着卖农资牌子的那家就是。你的车没有气了?把你的车放我三轮车上吧,我一加油门就把你送到那了。”她也够辛苦的,还领着孙子。我们婉拒了她的好意。

找到那家修车铺兼农资部,看店的是位个头不高、脸庞黝黑的大婶。一开始我们认为是她丈夫修车,谁知她拿起工具就修了起来,扒下车胎,找漏气点,粘补、打气等一系列动作行云流水,麻利又熟练。“这有啥难,眼见的活。”她轻描淡写地说。院棚下面堆着一袋袋一箱箱的化肥农药。等她修车时,还有大爷大妈骑着三轮车来她这里卖剪的野生芦苇花。我们帮着看了电子秤,报给她斤数和金额,她停下手中活,起身拿起钱匣子就给老人钱,我们说你也不看看秤,她说:“不用看,看你们也不像说谎的人。”

吃过饭,我们走上了一条满是树荫的公路,透过杨树的间隙,目光不经意被绿油油的玉米地里的一抹橘红吸引,是橘红色的抽油烟机——俗称“磕头机”——在不紧不慢、一上一下地工作着,而且还三五成群,都在殷勤地相互“点头”致意。起弟说,这滩区真是个有“油水”的地方。

又上了黄河大堤。突然间杰弟指着大堤内侧的树喊:“看那白鹭。”循声望去,四只白鹭站在高高的白腊树冠,不时扭动脖颈,纯洁的白与翠翠的绿相映衬,诗意顿现。杜甫的“江碧鸟愈白,山青花欲燃”在脑海中立马生动起来,形象起来。或是自己孤陋寡闻,或是黄河东明段生态持续向好,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白鹭。等你激动地掏出手机想要留下它们的倩影时,不知是机警还是胆小害羞,白鹭相继翩翩飞走。想起这几年连续报道的十万只大雁东明黄河滩区过冬的新闻,也就可以理解白鹭为何会出现在这里了。

又回到了谢寨引黄闸,我们从这里下了黄河大堤。这趟来回八十公里的骑行,让我们在滩区的今昔里看到了民生的温度,在陌生人的善意里触摸到了温情。



主办单位:
山东黄河河务局
山东数字文化集团

承办单位: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



“大河奔流——我与黄河文化地标”
征文投稿邮箱:
qlwbfnjzg@qq.com